顏氏家訓/卷第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第四 文章 名實 涉務 ◄

顏氏家訓
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誡兵 養生 歸心

► 卷第六 書證

省事第十二

銘金人云：『無多言，多言多敗；無多事，多事多患。』至哉斯戒也！能走者奪其翼，善飛者滅其指，有角者無上齒，豐後者無前足，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。古人云：『多為少善，不如執一；鼫鼠五能，不成伎術。』近世有兩人，朗悟士也，性多營綜，略無成名，經不足以待問，史不足以討論，文章無可傳於集錄，書跡未堪以留愛翫，卜筮射六得三，醫藥治十差五，音樂在數十人下，弓矢在千百人中，天文、畫繪、棋博，鮮卑語、胡書，煎胡桃油，煉錫為銀，如此之類，略得梗概，皆不通熟。惜乎，以彼神明，若省其異端，當精妙也。

上書陳事，起自戰國，逮於兩漢，風流彌廣。原其體度：攻人主之長短，諫諍之徒也；訐群臣之得失，訟訴之類也；陳國家之利害，對策之伍也；帶私情之與奪，遊說之儔也。總此四塗，賈誠以求位，鬻言以幹祿。或無絲毫之益，而有不省之困，幸而感悟人主，為時所納，初獲不貲之賞，終陷不測之誅，則嚴助、朱買臣、吾丘壽王、主父偃之類甚眾。良史所書，蓋取其狂狷一介，論政得失耳，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。今世所睹，懷瑾瑜而握蘭桂者，悉恥為之。守門詣闕，獻書言計，率多空薄，高自矜誇，無經略之大體，咸秕糠之微事，十條之中，一不足采，縱合時務，已漏先覺，非謂不知，但患知而不行耳。或被發奸私，面相酬證，事途回穴，翻懼愆尤；人主外護聲教，脫加含養，此乃僥幸之徒，不足與比肩也。

諫諍之徒，以正人君之失爾，必在得言之地，當盡匡贊之規，不容苟免偷安，垂頭塞耳；至於就養有方，思不出位，幹非其任，斯則罪人。故表記云：『事君，遠而諫，則諂也；近而不諫，則屍利也。』論語曰：『未信而諫，人以為謗己也。』

君子當守道崇德，蓄價待時，爵祿不登，信由天命。須求趨競，不顧羞慚，比較材能，斟量功伐，厲色揚聲，東怨西怒；或有劫持宰相瑕疵，而獲酬謝，或有諠聒時人視聽，求見發遣；以此得官，謂為才力，何異盜食致飽，竊衣取溫哉！世見躁競得官者，便謂『弗索何獲』；不知時運之來，不求亦至也。見靜退未遇者，便謂『弗為胡成』；不知風雲不與，徒求無益也。凡不求而自得，求而不得者，焉可勝算乎！

齊之季世，多以財貨托附外家，諠動女謁。拜守宰者，印組光華，車騎輝赫，榮兼九族，取貴一時。而為執政所患，隨而伺察，既以利得，必以利殆，微染風塵，便乖肅正，坑阱殊深，瘡痏未復，縱得免死，莫不破家，然後噬臍，亦復何及。吾自南及北，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，不能通達，亦無尤焉。

王子晉云：『佐饔得嘗，佐鬥得傷。』此言為善則預，為惡則去，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。凡損於物，皆無與焉。然而窮鳥入懷，仁人所憫；況死士歸我，當棄之乎？伍員之托漁舟，季布之入廣柳，孔融之藏張儉，孫嵩之匿趙岐，前代之所貴，而吾之所行也，以此得罪，甘心瞑目。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，灌夫之橫怒求地，遊俠之徒，非君子之所為也。如有逆亂之行，得罪於君親者，又不足恤焉。親友之迫危難也，家財己力，當無所吝；若橫生圖計，無理請謁，非吾教也。墨翟之徒，世謂熱腹，楊朱之侶，世謂冷腸；腸不可冷，腹不可熱，當以仁義為節文爾。

前在修文令曹，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，凡十餘人，紛紜累歲，內史牒付議官平之。吾執論曰：『大抵諸儒所爭，四分幷減分兩家爾。歷象之要，可以晷景測之；今驗其分至薄蝕，則四分疏而減分密。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，運行致盈縮，非算之失也；密者則雲日月有遲速，以術求之，預知其度，無災祥也。用疏則藏奸而不信，用密則任數而違經。且議官所知，不能精於訟者，以淺裁深，安有肯服？既非格令所司，幸勿當也。』舉曹貴賤，咸以為然。有一禮官，恥為此讓，苦欲留連，強加考核。機杼既薄，無以測量，還復采訪訟人，窺望長短，朝夕聚議，寒暑煩勞，背春涉冬，竟無予奪，怨誚滋生，赧然而退，終為內史所迫：此好名之辱也。

止足第十三

禮云：『欲不可縱，誌不可滿。』宇宙可臻其極，情性不知其窮，唯在少欲知足，為立涯限爾。先祖靖侯戒子侄曰：『汝家書生門戶，世無富貴；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，婚姻勿貪勢家。』吾終身服膺，以為名言也。

天地鬼神之道，皆惡滿盈。謙虛沖損，可以免害。人生衣趣以覆寒露，食趣以塞饑乏耳。形骸之內，尚不得奢靡，己身之外，而欲窮驕泰邪？周穆王、秦始皇、漢武帝，富有四海，貴為天子，不知紀極，猶自敗累，況士庶乎？常以二十口家，奴婢盛多，不可出二十人，良田十頃，堂室纔蔽風雨，車馬僅代杖策，蓄財數萬，以擬吉凶急速，不啻此者，以義散之；不至此者，勿非道求之。

仕宦稱泰，不過處在中品，前望五十人，後顧五十人，足以免恥辱，無傾危也。高此者，便當罷謝，偃仰私庭。吾近為黃門郎，已可收退；當時羈旅，懼罹謗讟，思為此計，僅未暇爾。自喪亂已來，見因托風雲，僥幸富貴，旦執機權，夜填坑谷，朔歡卓、鄭，晦泣顏、原者，非十人五人也。慎之哉！慎之哉！

誡兵第十四

顏氏之先，本乎鄒、魯，或分入齊，世以儒雅為業，遍在書記。仲尼門徒，升堂者七十有二，顏氏居八人焉。秦、漢、魏、晉，下逮齊、梁，未有用兵以取達者。春秋世，顏高、顏鳴、顏息、顏羽之徒，皆一鬥夫耳。齊有顏涿聚，趙有顏最，漢末有顏良，宋有顏延之，並處將軍之任，竟以顛覆。漢郎顏駟，自稱好武，更無事跡。顏忠以黨楚王受誅，顏俊以據武威見殺，得姓已來，無清操者，唯此二人，皆罹禍敗。頃世亂離，衣冠之士，雖無身手，或聚徒眾，違棄素業，僥幸戰功。吾既羸薄，仰惟前代，故寘心於此，子孫誌之。孔子力翹門關，不以力聞，此聖證也。吾見今世士大夫，纔有氣幹，便倚賴之，不能被甲執兵，以衛社稷；但微行險服，逞弄拳腕，大則陷危亡，小則貽恥辱，遂無免者。

國之興亡，兵之勝敗，博學所至，幸討論之。入帷幄之中，參廟堂之上，不能為主盡規以謀社稷，君子所恥也。然而每見文士，頗讀兵書，微有經略。若居承平之世，睥睨宮闈，幸災樂禍，首為逆亂，詿誤善良；如在兵革之時，構扇反復，縱橫說誘，不識存亡，強相扶戴：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。誡之哉！誡之哉！

習五兵，便乘騎，正可稱武夫爾。今世士大夫，但不讀書，即稱武夫兒，乃飯囊酒甕也。

養生第十五

神仙之事，未可全誣；但性命在天，或難鐘值。人生居世，觸途牽縶：幼少之日，既有供養之勤；成立之年，便增妻孥之累。衣食資須，公私驅役；而望遁跡山林，超然塵滓，千萬不遇一爾。加以金玉之費，爐器所須，益非貧士所辦。學如牛毛，成如麟角。華山之下，白骨如莽，何有可遂之理？考之內教，縱使得仙，終當有死，不能出世，不願汝曹專精於此。若其愛養神明，調護氣息，慎節起臥，均適寒暄，禁忌食飲，將餌藥物，遂其所稟，不為夭折者，吾無間然。諸藥餌法，不廢世務也。庾肩吾常服槐實，年七十餘，目看細字，鬚髮猶黑。鄴中朝士，有單服杏仁、枸杞、黃精、朮、車前得益者甚多，不能一一說爾。吾嘗患齒，搖動欲落，飲食熱冷，皆苦疼痛。見抱樸子牢齒之法，早朝叩齒三百下為良；行之數日，即便平愈，今恒持之。此輩小術，無損於事，亦可修也。凡欲餌藥，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，但須精審，不可輕脫。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，不得節度，腸塞而死，為藥所誤者甚多。

夫養生者先須慮禍，全身保性，有此生然後養之，勿徒養其無生也。單豹養於內而喪外，張毅養於外而喪內，前賢所戒也。嵇康著養生之論，而以傲物受刑；石崇冀服餌之征，而以貪溺取禍，往世之所迷也。

夫生不可不惜，不可苟惜。涉險畏之途，幹禍難之事，貪欲以傷生，讒慝而致死，此君子之所惜哉；行誠孝而見賊，履仁義而得罪，喪身以全家，泯軀而濟國，君子不咎也。自亂離已來，吾見名臣賢士，臨難求生，終為不救，徒取窘辱，令人憤懣。侯景之亂，王公將相，多被戮辱，妃主姬妾，略無全者。唯吳郡太守張嵊，建義不捷，為賊所害，辭色不撓；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，登屋詬怒，見射而斃。夫人，謝遵女也。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？婢妾引決若此之易？悲夫！

歸心第十六

三世之事，信而有征，家世歸心，勿輕慢也。其間妙旨，具諸經論，不復於此，少能贊述；但懼汝曹猶未牢固，略重勸誘爾。

原夫四塵五蔭，剖析形有；六舟三駕，運載群生：萬行歸空，千門入善，辯才智惠，豈

徒七經、百氏之博哉？明非堯、舜、周、孔所及也。內外兩教，本為一體，漸積為異，深淺不同。內典初門，設五種禁；外典仁義禮智信，皆與之符。仁者，不殺之禁也；義者，不盜之禁也；禮者，不邪之禁也；智者，不酒之禁也；信者，不妄之禁也。至如畋狩軍旅，燕享刑罰，因民之性，不可卒除，就為之節，使不淫濫爾。歸周、孔而背釋宗，何其迷也！

俗之謗者，大抵有五：其一，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，其二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，其三，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奸慝也，其四，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，其五，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，安能辛苦今日之甲，利益後世之乙乎？為異人也。今並釋之於下云。

釋一曰：夫遙大之物，寧可度量？今人所知，莫若天地。天為積氣，地為積塊，日為陽精，月為陰精，星為萬物之精，儒家所安也。星有墜落，乃為石矣；精若是石，不得有光，性又質重，何所系屬？一星之徑，大者百里，一宿首尾，相去數萬；百里之物，數萬相連，闊狹從斜，常不盈縮。又星與日月，形色同爾，但以大小為其等差；然而日月又當石也？石既牢密，烏兔焉容？石在氣中，豈能獨運？日月星辰，若皆是氣，氣體輕浮，當與天合，往來環轉，不得錯違，其間遲疾，理宜一等；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，各有度數，移動不均？寧當氣墜，忽變為石？地既滓濁，法應沈厚，鑿土得泉，乃浮水上；積水之下，復有何物？江河百谷，從何處生？東流到海，何為不溢？歸塘尾閭，泄何所到？沃焦之石，何氣所然？潮汐去還，誰所節度？天漢懸指，那不散落？水性就下，何故上騰？天地初開，便有星宿；九州未劃，列國未分，翦疆區野，若為躔次？封建已來，誰所制割？國有增減，星無進退，災祥禍福，就中不差；幹象之大，列星之夥，何為分野，止系中國？昴為旄頭，匈奴之次；西胡、東越，雕題、交址，獨棄之乎？以此而求，迄無了者，豈得以人事尋常，抑必宇宙外也？

凡人之信，唯耳與目；耳目之外，咸致疑焉。儒家說天，自有數義：或渾或蓋，乍宣乍安。鬥極所周，管維所屬，若所親見，不容不同；若所測量，寧足依據？何故信凡人之臆說，迷大聖之妙旨，而欲必無恒沙世界、微塵數劫也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。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，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；漢武不信弦膠，魏文不信火布；胡人見錦，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；昔在江南，不信有千人氈帳，及來河北，不信有二萬斛船：皆實驗也。

世有祝師及諸幻術，猶能履火蹈刃，種瓜移井，倏忽之間，十變五化。人力所為，尚能

如此；何況神通感應，不可思量，千里寶幢，百由旬座，化成淨土，踴出妙塔乎？

釋二曰：夫信謗之徵，有如影響；耳聞目見，其事已多，或乃精誠不深，業緣未感，時儻差闌，終當獲報耳。善惡之行，禍福所歸。九流百氏，皆同此論，豈獨釋典為虛妄乎？項橐、顏回之短折，伯夷、原憲之凍餒，盜跖、莊蹻之福壽，齊景、桓魋之富強，若引之先業，冀以後生，更為通耳。如以行善而偶鐘禍報，為惡而儻值福征，便生怨尤，即為欺詭；則亦堯、舜之雲虛，周、孔之不實也，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？

釋三曰：開闢已來，不善人多而善人少，何由悉責其精絜乎？見有名僧高行，棄而不說；若睹凡僧流俗，便生非毀。且學者之不勤，豈教者之為過？俗僧之學經律，何異世人之學詩、禮？以詩、禮之教，格朝廷之人，略無全行者；以經律之禁，格出家之輩，而獨責無犯哉？且闕行之臣，猶求祿位；毀禁之侶，何慚供養乎？其於戒行，自當有犯。一披法服，已墮僧數，歲中所計，齋講誦持，比諸白衣，猶不啻山海也。

釋四曰：內教多途，出家自是其一法耳。若能誠孝在心，仁惠為本，須達、流水，不必剃落鬚髮；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，窮編戶以為僧尼也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，遂使非法之寺，妨民稼穡，無業之僧，空國賦算，非大覺之本旨也。抑又論之：求道者，身計也；惜費者，國謀也。身計國謀，不可兩遂。誠臣徇主而棄親，孝子安家而忘國，各有行也。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，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；安可計其賦役，以為罪人？若能偕化黔首，悉入道場，如妙樂之世，禳佉之國，則有自然稻米，無盡寶藏，安求田蠶之利乎？

釋五曰：形體雖死，精神猶存。人生在世，望於後身似不相屬；及其歿後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。世有魂神，示現夢想，或降童妾，或感妻孥，求索飲食，征須福佑，亦為不少矣。今人貧賤疾苦，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；以此而論，安可不為之作地乎？夫有子孫，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，何預身事？而乃愛護，遺其基址，況於己之神爽，頓欲棄之哉？凡夫蒙蔽，不見未來，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；若有天眼，鑒其念念隨滅，生生不斷，豈可不怖畏邪？又君子處世，貴能克己復禮，濟時益物。治家者欲一家之慶，治國者欲一國之良，仆妾臣民，與身竟何親也，而為勤苦修德乎？亦是堯、舜、周、孔虛失愉樂耳。一人修道，濟度幾許蒼生？免脫幾身罪累？幸熟思之！汝曹若觀俗計，樹立門戶，不棄妻子，未能出家；但當兼修戒行，留心誦讀，以為來世津梁。人生難得，無虛過也。

儒家君子，尚離庖廚，見其生不忍其死，聞其聲不食其肉。高柴、折像，未知內教，皆

能不殺，此乃仁者自然用心。含生之徒，莫不愛命；去殺之事，必勉行之。好殺之人，臨死報驗，子孫殃禍，其數甚多，不能悉錄耳，且示數條於末。

梁世有人，常以雞卵白和沐，云使髮光，每沐輒二三十枚。臨死，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。

江陵劉氏，以賣鱔羹為業。後生一兒頭是鱔，自頸以下，方為人耳。

王克為永嘉郡守，有人餉羊，集賓欲燕。而羊繩解，來投一客，先跪兩拜，便入衣中。此客竟不言之，固無救請。須臾，宰羊為羹，先行至客。一臠入口，便下皮內，周行遍體，痛楚號叫；方復說之。遂作羊鳴而死。

梁孝元在江州時，有人為望蔡縣令，經劉敬躬亂，縣廨被焚，寄寺而住。民將牛酒作禮，縣令以牛繫旛柱，屏除形像，鋪設床坐，於堂上接賓。未殺之頃，牛解，徑來至階而拜，縣令大笑，命左右宰之。飲噉醉飽，便臥檐下。稍醒而覺體癢，爬搔隱疹，因爾成癩，十許年死。

楊思達為西陽郡守，值侯景亂，時復旱儉，饑民盜田中麥。思達遣一部曲守視，所得盜者，輒截手腕，凡戮十餘人。部曲後生一男，自然無手。

齊有一奉朝請，家甚豪侈，非手殺牛，噉之不美。年三十許，病篤，大見牛來，舉體如被刀刺，叫呼而終。

江陵高偉，隨吾入齊，凡數年，向幽州澱中捕魚。後病，每見群魚嗡之而死。

世有癡人，不識仁義，不知富貴並由天命。為子娶婦，恨其生資不足，倚作舅姑之尊，蛇虺其性，毒口加誣，不識忌諱，罵辱婦之父母，卻成教婦不孝己身，不顧他恨。但憐己之子女，不愛己之兒婦。如此之人，陰紀其過，鬼奪其算。慎不可與為鄰，何況交結乎？避之哉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